

目摇摇录

摇摇谈《老残游记》	(猿)
摇摇批评和障碍	(苑)
摇摇批评的可怕	(苑)
摇摇一件小事	(苑)
摇摇关于阅读文艺作品	(缘)
摇摇《何其芳散文选集》序	(愿)
摇摇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	(猿)
摇摇论“新月诗派”书	(缘)
摇摇春天	(缘)
摇摇雨果的《九三年》	(愿)
摇摇关于《论 红楼梦 序》的一点说明	(远)
摇摇悼念郑振铎先生	(猿)
摇摇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	(苑)
摇摇关于文学遗产问题	(愿)
摇摇曹雪芹的贡献	(愿)
摇摇关于曹雪芹的民主主义思想问题	(愿)
摇摇小说《二月》和电影《早春二月》的评价问题	(猿)

何其芳全集 第七卷

摇摇评《谢瑶环》 (员愿)

摇摇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圆愿)

摇摇长篇小说 (未完稿) (圆愿)

摇摇鲁迅论《水浒》 (猿愿)

摇摇读毛主席词《长沙》和《黄鹤楼》 (猿愿)

摇摇试看天地翻覆 (猿愿)

摇摇从狄克到“四人帮”的狗头军师 (猿愿)

摇摇毛泽东之歌 (猿愿)

摇摇回忆周恩来同志 (源愿)

摇摇幸福的回忆 (源愿)

摇摇回忆朱总司令 (缘愿)

摇摇《杨吉甫诗选》后记..... (缘愿)

摇摇本书收入何其芳作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论文与创作 圆篇，这些文章曾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现在首次由河北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由于历史的原因，书中有几篇文章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为了研究文本的完整，我们保留了全部内容，这一点需特别说明。

谈《老残游记》

摇摇《老残游记》的作者的立场是君主立宪派的立场，这在小说第一回、第十一回中表现得很明显。由于这样的立场，所以他反对义和团，反对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老残游记》作于辛亥革命前五年，这时君主立宪派在政治上已是反动的了。张毕来的文章在这方面的意见是对的。《老残游记》二集有一篇刘鹗的孙子所写的跋，说《老残游记》第十一回原来是赞成革命的，现在有的骂革命的话是当时做报纸编辑的人增改的，这恐怕不可靠。如果第十一回赞成革命，就与第一回矛盾。而且，刘鹗的侄儿刘大钧所写的一篇关于刘鹗的轶事的文章中（亦见《老残游记》二集），也说刘鹗“怀抱既不得抒，遂与保皇党联络，希冀光绪帝得复政权，各种新政皆可实施”。这样的政治立场，当然会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当时的革命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摇摇第七卷

党的。所以，最多不过第十一回某些辱骂当时的革命党人的话可能为报纸编辑所增添而已，基本的政治倾向当仍是刘鹗原意。

摇摇刘鹗是一个君主立宪派的分子，在当时政治上已是反动的了。但是，就是在当时，君主立宪派和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的当权派仍然有区别。所以他对满清的统治还是有所不满的，他对当时的社会还是有所批评的，而且应该承认，他主观上还是希望当时的中国从危殆中变好起来的（不过是希望通过他所赞成的君主立宪派的改革）。所以他在《老残游记》的“自叙”中说他作这部小说是由于他“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第十一回说：“现在的天理国法人情就是坐在乌鸡国金銮殿上的那个假王，所以要借着南革的力量，把这假王打死，然后慢慢地从八角琉璃井内把真王请出来。等到真天理国法人情出来，天下就太平了。”而且对于当时的封建官僚政治，在小说中也有所批评。张毕来的文章在这一方面是估计不足的，这是它的缺点。那篇论文因为缺少这样一种分析，所以竟说刘鹗是“汉奸”。刘鹗在上海时，“受廪于欧人，服用奢侈”，这是罗振玉在刘鹗传中所叙述的事实。但和外国人有往来，外国人请他做事情，因而得到金钱报酬，这还不能说就是汉奸。断定他是汉奸，还要有别的根据。

摇摇当然，对于《老残游记》的批判性是不能估计过高的。这部小说对于封建社会的批判是比较枝节的，绝不能和《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比。在中国“五四”以前的白话小说中，大致不过可以算作第三流的作品罢了。

摇摇鲁迅对《老残游记》作了这样的批评：“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论文与创作补遗

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对它的内容和艺术有些肯定，现在看来，这仍是对的。但鲁迅列此书于谴责小说之中，可见对它的思想和艺术的整个评价仍然是并不怎样高的。而且鲁迅未指出它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革命党的反动，现在看来，也仍是缺点。阿英对此书的肯定也并不太多。在内容上也主要是说它攻击官吏。在艺术上赞成胡适说这部小说的描写技术“前无古人”，这是不恰当的。叶丁易对这部小说的评论我没有看到，不知是怎样说的。《老残游记》有一定的艺术水平，有相当的描写能力，但说“前无古人”，那置《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于何地？

摇摇《老残游记》二集（仅有六回，良友出版）内容更不好。主要是宣传人在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的环境里，可以有两种人格，而且宣传了出世思想。

摇摇以上是我对《老残游记》的基本看法。

附记：这是何其芳同志的一篇遗作。没有公开发表过；最近出版的《何其芳文集》中也没有辑入。

摇摇它写于一九五五年。原是何其芳同志为答复一位同志的询问而写的信。我保存的是这封信的抄件，不久前因整理书稿杂物，才发现了它。

摇摇抄件原无标题。现在的标题是由我代拟的。

摇摇第三段末尾有四句、三十二字，谈到翻译问题，因和《老残游记》评价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已暂时删去。

摇摇这封信表达了何其芳同志对刘鹗和《老残游记》的精辟的见解，对学术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商请《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第七卷

编者同志同意刊载，兼以纪念何其芳同志逝世七周年。

刘世德

一九八四年七月。

批评和障碍

摇摇谈到怎样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有人把批评也列为障碍之一。

摇摇写得好的文艺批评，不仅是科学，而且是文学，也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花”。写得好的学术批评，本身就是一“家”，就是“争鸣”。怎么能说它们是障碍呢？

摇摇有独创性的作品和学说，最初出现的时候，常常是遭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的。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的某些部分出版以后，曾经被批评“没有一点思想，没有一点情感，没有一幅画面值得一看，一个完全的失败”。甚至曾有批评家嘲笑他没有学过俄文文法。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著作出版以后，不仅引起了神学家们的诽谤性的批评。他把他的著作寄给过去的老师和朋友、一个地质学家，这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摇摇第七卷

个科学家也反对得非常激烈，把书退还了他，并且在批评文章中说“他把智慧推向了腐烂之途”。暴风雨般的攻击使得达尔文在一封信里苦恼地说：“这只有等待时间来证明了。”时间果然证明了，这些批评和攻击完全无损于普希金和达尔文的不朽。

摇摇优美的文学作品总是在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心灵中激起了热爱和感谢。科学上的新发现总是日益为客观的事实所证明。一个对于自己的辛勤的劳动的结果具有自知之明的文学家或科学家，应该是有自信的。畏惧批评的人，不是他的产品本身过于脆弱，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就是他自己对于它太缺乏认识。

摇摇对于自觉的成熟的文学家和批评家，批评决不能成为他们的创造的障碍。

摇摇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反对粗暴的批评，简单的批评呢？

摇摇棍子打不倒大树，然而它却可以毁坏新从土里长出来的幼芽。更可忧虑的是粗暴的简单的批评可以在社会上发生很坏的作用，可以毒害读者的头脑和心灵。我们不妨设想有这样的批评：如果你在—首短诗里歌颂了农村，它就责备你没有反映工业建设，而且最后作出这样的结论：你违反了总路线。甚至你就是在诗里同时歌颂了农村和工业建设，也仍然不能使这种批评家满意。他又会责备你没有说明农业和工业何者第一重要，没有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总之，除非你根本不写，否则他总有办法找出你的作品的毛病来。类似这样的批评并非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这种批评必然使读者头脑闭塞，心灵枯萎，从而消灭了他们对于新鲜活泼的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艺术的欣赏能力，对于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的思考能力和

论文与创作补遗

辨别能力。

摇摇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坏的批评才的确是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的一种障碍。因为文学艺术也好，科学也好，它们的前进和繁荣并不能仅仅依靠已经成熟的少数人物的个人的努力，还要依靠新的力量的大量的成长，而且尤其重要的，还要依靠社会上的广大群众对于它们的接受、理解、爱好和扶植。

《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

批评的可怕

摇摇听说有一位作者把他的近著寄给人看的时候，他说它“不值专家之一笑，新生力量之一击”。我想，这不过是他的自谦或者说说笑话罢了。哪里真会自以为他的见解经不起一击，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把它写出来呢？

摇摇主观上真正把自己的著作看得这样不行的人大概不会有。但客观上的确经不起一击的著作却是存在的。对于这样的著作的作者，批评就好像有些可怕了。受到批评以前，他是有群众的，而且还可能像一个权威呢。受到批评以后，群众对于他的学术上的信任和尊敬就失掉了。这种在人们的心上的地位的突然的变化和跌落，对于一个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其难堪恐怕的确不下于一般工作人员受降职的处分吧。

论文与创作补遗

摇摇然而这并不能怨批评。建筑在沙上的高楼总是要倒塌的。这种必然性并不在于有人发现了和说出了真相。早些发现,早些塌掉,倒可以早些重新打一个巩固的基础,这种批评不是可怕,而是可感谢的。摇摇批评成为可怕,是在有些时候批评具有一种超过批评本身的力量。也是听说,有一位作者因为被一首讽刺诗讽刺过,于是不但他本人要作检讨,要公开承认错误,而且他在别的工作岗位上的爱人也受到周围的人们的指责和不齿。这样,一个人受了批评就比犯法还严重了。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丈夫犯了法,并不会连累到妻子和儿女,而批评却有时竟至“罪及妻孥”。这样的现象更是常见的:一个作品受到批评,于是这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以至写作前途都被否定了;一部学术著作的某些论点受到批评,于是整个都成了烂苹果,没有一点可肯定之处了;一个人在某个或某些问题上受到批评,于是他本来没有的错误也被加上了。如果人们害怕这样的批评的结果,那是值得同情的。摇摇这种奇怪的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是由于社会上有些人对于批评抱有不正确的看法的缘故。这种不正确的看法的存在,又是由于过去缺少批评的习惯的缘故。要消除这样的现象,不是取消批评,而正是要发展批评。发展批评,也发展对于不适当的批评的反批评,真正到批评成为我们的日常的习惯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把洗脸看作对头,扫地看作拆毁整个房子了。

《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

一 件 小 事

摇摇我想借用鲁迅先生的这个题目来谈一件他曾经谈过的事情。

《华盖集》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摇摇“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摇摇他接着还说，在这种“不留余地”的空氣的围绕里，人们的精

论文与创作补遗

神大抵要被挤小；而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的时候，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忧虑了。因此，他说这虽然比牛毛还细小的事情，但却是当时的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是一种“穷败”、“堕落”的精神的表现，和器具之轻薄草率，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要“持久”，出于同一病源。摇摇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从他写这段话的时候算起，更有三十一年之久了。我们的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异常巨大的变化。但在这件小事上却好像并没有什么进步。如果找一些三十年前排印的新书来看一看，恐怕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的一般出版物比那时候更加“因陋就简”，更加“不留余地”了。

摇摇当然不能说这是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的表现，也不能从这件事情就想到我们民族的将来可忧虑。但是，到底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进步呢？出版家们也许可以说出种种理由。也许最重要的理由是为了节约。节约纸张是完全应该的。只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和可出可不出的出版物，就可以节约出很多纸张，而不必为了节约，使每一本书都“因陋就简”。

摇摇字典、辞书和资料性质的出版物，人们只是参考时才去翻阅，字印得小一些，密一些，是有道理的。但把什么书籍都印得像过去的一折八扣书一样，既不美观，又不适用，一点也引不起读者的爱好和保存的兴趣，常常读完后就随手扔掉，从整个社会的财富来说，倒或许反而是浪费。曾经有那样的刊物，不但用小五号字，而且用六号字来排印。这实在容易使人想到，那些文章大概是没有价值的，不必大家去读的。年纪大的人无法看清那蚂蚁一样的字。对于年纪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摇摇第七卷

轻的人，却又是对他们的目力的一种损害。

摇摇我们翻看过去的木版书，字体那样大，天地头有那样多空白，不能不羡慕过去的作者的著作所受到的那种优待。那些刻印得特别精的书籍更好像是过去我国过去的文化的高度成就的标志之一，无怪乎有人把它们当作美术品一样收藏了。

摇摇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就不能忽视这一类的小事情。把书籍印得十分简陋，把宿舍一律修建成鸽子笼一样，按照这样的作法推广下去，城市里就不必有公园和广场，文学艺术也都成了奢侈品，应该一概取消了。鲁迅先生把这类小事提到和时代精神和民族的未来有关来谈，不能不说他很有见地。应该说，这种苟且草率的作法是和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不合的，而且也是违背了我们民族的优良的传统的。

《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关于阅读文艺作品

摇摇摇——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国高校和
摇摇摇摇摇中专团委书记学习会上的报告摇摇摇摇摇

摇摇我不了解同志们的工作情况，不了解哪些问题是同志们最需要解决的，而且准备得很匆促，只是根据主持学习会的同志讲的情况，来谈谈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主要的）。

一摇为什么要提倡阅读文艺作品？为什么做团的
摇摇工作的同志要重视阅读文艺作品？摇摇摇摇摇

摇摇我曾经碰到这样一个同志：从他的一般文化水平来说，应该算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告诉我，他从未读过一本小说。这个同志是个诚实的人，我相信这不是他故意在我面前表示看不起文艺，他是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何其芳全集摇摇摇摇摇摇第七卷

否读过诗，我没有问他，但在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总是很少的，我生平只碰到过一个。至于文盲，当然都不能阅读。不过文盲也有他们的文学艺术生活，那就是流行在他们中间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陕北农村的妇女，在纺着纱和做着别的生活的时候；男子在赶着牲口和在做别的生活的时候，都唱着民歌。有一次，一个泥水工人给我抹窗洞，一边抹，一边就唱起《三十里铺》来了。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夜行军，动员来的农民在星光底下赶着毛驴的时候，也大声地、雄壮地唱着“信天游”。就是依靠这样的人民的支持，我们才在陕北坚持住了，而且最后打败了胡宗南。

摇摇文学艺术，向来是自然地流传在人们中间获得人们的喜爱的，有时就是受到压迫和禁止，它们仍然要流行，要深入人心。

摇摇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面，诗文一般是被提倡的，从皇帝到地主阶级的分子，都作诗、写文章，所以中国过去的诗文集汗牛充栋。有些朝代考试都考诗，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读诗文，没有作过诗文的人，恐怕是没有的。这当然主要限制在地主阶级之内的普及（虽然也有和尚、妓女在这种风气之下也作诗）。不过这也可以看出，在长期封建社会之中，这个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相当的文化的。小说、戏剧封建统治阶级不认为是文学的正宗。现在认为当时的很好的小说、戏曲，四库全书就不收。四库全书书目小说一项，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文言的笔记，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算作文言短篇小说。那时候小说没有现在这样的地位，常常被许多文学刊物摆在第一篇。演员地位也很低，被认为“操贱业”（《儒林外史》略为写到）。然而小说戏剧，还是那样流行，那样深入人心